

## 院里人家

□刘志平

楼是上世纪公司集资兴建的福利房，一连四幢，高至七层，圈成一个大院，很气派。院内百户人家全是清一色的职工和家属，上下班，进出之间，都得打个招呼，稍有空闲，还要聊聊家长里短，儿女婚嫁喜事，更多是谁家的儿女有了出息，考上了名牌大学。

如今这老楼陈旧了，住户的层次格局起了变化，富贵发达了的，置了别墅或豪宅，进来的是贪图二手房便宜的新住户。原先楼道里的公益照明灯也随之熄灭了，那些念着老情分的职工，自费装上了一盏声控灯，随着一声声上下楼梯的脚步声，叩亮了一缕给邻居温情的灯光。

只有在节日里，大院才恢复了当年的热闹和兴旺。大院里停满小轿车，出外上了

学、在外就了业的儿女们回到大院了，这些甘于守旧的老住户们，此时仿佛又回到儿女幼小时在大院嬉戏的岁月。大院处处飘浮着酒菜的香味。

那天，一辆奔驰开进院内，一声清脆熟悉的招呼让我惊喜，是对面楼上老林的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了。当年清纯稚嫩的少女已经变成了成熟的知识女性。还记得高考那年，中午一小段难得的午休时间，那收旧货的高声吆喝让她愤怒，一只饮料罐掷向楼下，但无济于事，吆喝之声依然。从那天起，烈日炎炎下，她妈妈在大院门口站岗，阻挡一切外来的声音入侵——孩子高考，要午睡，请不要高声。母亲的爱心没有白费，女儿高考名列全市第一，给了母亲最好的回报。

如今，还能让大院人们相聚的，是夏夜里不邀而至的停电。人们纷纷从各自的门

洞里游向大院的空场，黑暗中人们不分你我是否熟悉，新老住户亲热交谈。最开心的是那些小儿郎，手持小手电，在人群中来回穿插，灯光乱射着人眼。可惜还未能过瘾，光明骤现，在大人的吆喝中，小儿郎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片刻工夫，院中又是一片空寂。

大院对年轻人而言是一个站台，他们从这里出发，走向未来，走向外面世界。而对一些人来说，则是终点，隔阵子没见，或许就见不到了，从大院某个角落传来的哀乐声，会提醒你有一位故人离去了。比如，就在前几天，刘老伯病故，院内的老职工想着这福利房有他的功劳，个个唏嘘不已。新住户则很漠然，那些已搬出去的住户已得不到这一消息，自然也谈不到什么感慨了。

岁月如书，一页一页地翻过，大院中的花草树木，在季节的风雨中亦会如期开放，院里人家的生活涛声依旧。

### 微观

○○○

#### 早醒的幸福

马亚伟

启明星微光隐隐，天幕呈现出黎明前特有的青蓝色，隐约之光正在蹶足前来。忽然，一种神秘而神圣的力量远远地冲撞而来。黑夜与黎明交接的那一刻，仿佛听到了一声呐喊，顷刻间唤醒了睡着的一切。黎明之美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。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一切都是动态的。梭罗说：“清晨的散步是对一整天的祝福。”早醒的人，一定要走出家门，去拥抱第一缕晨光。蹲下身来，与一棵青草对话，与一滴露珠对视。走在路上，与一棵道旁树招手，朝花圃里的花朵微笑。黎明的晨光中，树叶青葱，花朵明丽，仿佛都在感激清晨的恩赐。

#### 喜欢一株草

刘凤侠

喜欢草，感觉它就像我的朋友。你看风里的狗尾草，摇摆着金色的尾巴，是不是正在迎接你？一只画眉在深深的草色里鸣叫，它们的身影正飞过一棵低矮的画眉草；看麦娘是谁含辛茹苦的母亲，一生都在守望；矮慈姑又是被谁一生喊着的姑妈，泪眼婆娑；小飞蓬、独行菜是大地上的侠客，剑光凛凛，独走天涯；苍耳是一位老生，白须似雪，哇呀呀探问苍生；干金子，早熟禾多像我们初长成的孩子……它们带着阳光，雨水，还有泥土的气息走近我们，把清香种进我们的身体里，让我们多少有点草木香气。鬓已霜染，我就是那棵空心莲子草吧，让心空下来。

#### 纸上莲花

董改正

我说荷塘是诗，你必会填以采莲，莲心，莲子，莲花过人头，接天莲叶，映日荷花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故事，从诗经的陌上相逢，到楚辞的瑰丽衣裳，南朝温软一声叹，就到了唐宋，一一风荷举，多少缠绵的心事，随着那圆圆的叶，圆圆的珠，滚动，颤动，跌落心湖，涟漪，一圈，一圈圈，风来，斜，斜斜斜，走过，不回，思念开始，着以夜色，以星光，以萤火，以蛙鸣虫唱，江南的莲，念一声心就软，唤一句人就醉。醉在江南又何妨？水榭，凉亭，荷风，一声笛，所有的菡萏都转脸，向你，怜你多情。

#### 与花一起坐着

潘新日

公园里，遇见小孩子和那些爱把花据为己有的人，我总是不识时务地予以制止。明理的人都会理解的，公园里的花，属于大家，不属于个人。爱花的人，如果喜欢，可以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多种点，哪怕是一方阳台，也可以种得姹紫嫣红。或者买几枝来插在瓶子里养着，就像养着一颗仁慈的心。一位朋友总喜欢说：与几枝花坐在一起吃饭。这句话看起来很普通，甚至是俗不可耐的一句话，但仔细一想，简直就是一句诗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

## 老式座钟

□周俊所

前些日子，我和妻儿一起回苏北老家。

夜幕降临，女儿很快就睡觉了，妻子躺着看手机，而我默默地躺下仰望屋梁。我在听苏北农村的“静”，我在享受着这唯有农村夜晚才有的安静。我问妻子怎么不睡觉，她告诉我，她听到座钟的声音，无法入睡。我这才发觉，客厅里老式座钟发出“嘀嗒”“嘀嗒”的声音，清晰响亮地点缀了安静的夜。我早已习惯了这种声音，我似乎觉得它是安静的一种符号。我起身将客厅的座钟拿到了前屋，妻子这才安静地睡觉了，而我似乎再也无法入睡。

这座钟是母亲的嫁妆，它放在客厅的家神柜上的左侧。座钟是由上海的钟厂生产的，顶头有一个铜皮制的飞马，马头向右上方四十五度。钟面是一扇玻璃小门，打开后，便可以清晰看到下面的钟摆在不停地摇摆。底座上有一个上发条的专用扳子，在钟盘的数字“四”和“八”旁边有两个发条眼。每当座钟停下来，母亲便会将扳子插进去，旋转上发条，座钟便照常按钟点不紧不慢地动起来。座钟不仅走时准确，而且还能准确报时，每到正几点便自动敲打几次，每到半小时的时点也会敲打一次。因此，不看钟面，隔着房间听钟声也能判断现在几点钟。座钟发出的钟声清脆，带着金属特有的颤音，洪亮而有节奏，尤其是夜间格外清亮。

这座钟，它教会了儿时的我认识时间，告诉我什么时候起床上学，告诉母亲什么时候烧早饭……初中的那些深夜，父母白天辛苦劳作夜晚早早休息，而我有一堆作业需要完成。我独自一人坐在客厅方桌上，冰冷的小手执笔不停地写着作业，思考着每一道题，听着“嘀嗒”“嘀嗒”的钟摆声。我每写完一科作业，便要回望一下座钟，座钟似乎也在微笑着看着我。钟声有时也敲醒熟睡的母亲，母亲听着客厅的钟声，隔着房间催促我早点休息，我便应声回道——还有半个多小时……

后来，念高中住校。有一次回家，母亲告知我座钟坏了。我说帮她买个电子挂钟，钟盘漂亮且有语音报时，她怎么也不肯，说要等有时间去维修座钟。也许她一辈子早已习惯了那“嘀嗒”“嘀嗒”声，喜欢那正点敲打发出的清脆而洪亮的金属特有钟声。我何尝又不是，但也只能回老家才能享受着这熟悉不过的“嘀嗒”声。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4号



《山路》[俄罗斯]加埃夫

## 清理通讯录

□丛倩

因为更换手机要重建通讯录，我浏览了一下旧手机的通讯录。我有些惊讶，里面竟然存有249位“联系人”，我非官非商一介百姓，怎么会有这许多“联系人”？

有些名字，看起来十分陌生，属于那个名字的面孔，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，这些号码当初是在什么情形下，因为何种原因被我存入我手机“通讯录”中的，已无从想起了。甚至有那么几个号码只写着一个姓氏，比如“张”“韩”“杨”，是因为当时存号码时有急事要办，还是自信自己将来只要看见这个姓氏，就一定能想起这位“联系人”呢？还有“王主任”“孙经理”之类，也有写得非常详细的，比如××厅李处长，××局房局长等，输入这么多字，哪有直接输入名字简单明了啊，为什么舍少求多？我哑然失笑。

属于过去的，就让它过去吧！我决定把所有已经走出我的生活和我的记忆的名字删除。按住一个名字，然后选定了“删除”，这时手机蹦出一条提示“删除？”下面有“是”与“否”两个选项。如何选择？手机问我，我问自己。片刻犹豫后，我果断按下了“是”。

相遇是缘，感谢你曾出现在我的“通讯录”中，但今天，我已不知你是谁，你也肯定不会记得我。滚滚红尘，茫茫人海，注定了人生大多相遇，只是擦肩而过。慢慢地整理着这份长长的通讯录，感觉悠悠岁月在我的指尖轻轻滑过。短短的通讯录，小小的世界，对我来说，刚刚好！

## 倾听那头

□姚莉

我喜欢倾听与家人或者朋友通电话时，电波那边传过来的欢呼雀跃的孩童声音。

给妹妹打电话，总会听到五岁小外甥女图图的快乐喊叫。这个尽管早产却异常伶俐的小姑娘，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头肉。她会像个小小大人似的与我通话，那语气俨然一位深谙世事的成年人。有时候她急着跑来听电话，不小心摔倒会哇哇大哭。这时候，我只能遗憾地放下电话了，因为她要躺在她妈妈的怀中撒撒娇，暂时冷落了我这个姨妈的。

给老领导于主任打电话，几乎每次都能听到他小孙子澎湃的嬉闹声。这个有点内向、有点文弱的小男孩，有时正依偎在爷爷怀里淘气，有时恰好调皮捣乱后挨训，更多时候是在客厅里跑跑跳跳。想来已过半百之年的于主任，膝下有这么可爱顽皮的小孙子日夜陪伴，他的晚年生活一定不会寂寞乏味了。

给远在湖南的大学同窗小孟打电话时，她的八岁儿子一直吵吵嚷嚷。原来小家伙坚持要去超市买好吃的，而妈妈迟迟走不出门去，偏偏我的电话不合时宜地打了进来。小家伙愈加地焦躁了。算了吧，下次再联系吧，赶紧带着小淘气出门吧！挂电话，耳畔似乎依旧回响着小家伙的叽喳声。

通过电话那边孩子们天使般的声音，我“偷听”到了一个个家庭里温暖、甜蜜的天伦之乐。